

长

武 帝

朱元璋

何焯 董晓敏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何炜 董晓敏 著

# 洪武大帝朱元璋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庄 剑  
封面设计：马 崧

洪武大帝朱元璋

傅 炜 董晓敏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mm 32开本 13印张 2插页 31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印数：0001—5000册

ISBN7-5614-1133-2/K·118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3.80元

## 内容简介

大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农民当上皇帝的人，经历复杂、曲折、极富传奇性。他从一个和尚成长为元末盖世英雄，统一了中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开国后，其残暴多疑的性格日益严重，屠杀功臣、文人及各级官吏，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还首次使用特务机构和种种前所未有酷刑，以及严苛的文字狱，来加强统治，造成了洪武年间极度恐怖的气氛，成为封建极权统治的典型样本。

#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混世魔王 .....	5
第二章 皇觉寺的穷和尚 .....	28
第三章 元帅的乘龙快婿 .....	38
第四章 朱元璋在政治和战争中如鱼得水 .....	64
第五章 天下英雄尽入我囊中 .....	79
第六章 李善长说：“萧何就是干这个的” .....	94
第七章 朱将军回来了 .....	110
第八章 英雄美人，要什么有什么 .....	122
第九章 龙蟠虎踞 .....	140
第十章 得了刘伯温 .....	151
第十一章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	168
第十二章 开国大帝 .....	184
第十三章 四海霸业 .....	203
第十四章 官祸 .....	221

第十五章	威猛之君 .....	235
第十六章	后宫春秋 .....	254
第十七章	洪武第一大案 .....	278
第十八章	宁可我负天下人 .....	298
第十九章	开国勋臣之死 .....	316
第二十章	皇后之足与文字狱 .....	333
第二十一章	老皇帝一生最痛苦的事 .....	344
第二十二章	老皇帝最后的杀着 .....	363
第二十三章	皇太孙的忧虑 .....	374
第二十四章	血祭 .....	383
朱元璋年表	.....	393

## 引子

一张奇丑无比的脸。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张脸都太奇特了。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丑。丑得气魄宏大。令人心醉，又使人为之惊悚和战栗。

高高隆起的额头和太阳穴，巨大的鼻子和圆鼓鼓的眼睛，以及一个大大超出于常人的宽阔的下巴。

怒气、猜忌、残忍的冷酷，随着岁月在这张脸上刻下越来越多的印记，早先那些似乎专为之登上最高宝座而准备的所有智慧、胆量和才能，如今正在淋漓尽致地隐藏在愈来愈发作的另一种个性中，开始写明朝最初、最辉煌、最血腥和最有声有色的前三十年历史。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贫民乞儿一跃而成为皇帝的人：明太祖朱元璋。

他，也是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以屠杀和严苛著名的统帅，一个阴沉残酷超于一般的政治家。

这一天，天上下着小雨，潮湿的雨雾从钟山上飘逸而下，在南京城弥漫。巍峨雄壮的奉天殿失去了往日金碧辉煌的风采，消隐在灰蒙蒙的雾霭中，犹如一片青纱，覆盖在它巨大的身体上。

几丝灰光游离在黯淡的奉天殿内，隐约可见雕着金龙的巨

大红柱，和栋梁上繁多的龙凤雕绘。整个色泽过于凝重，又似乎过于暴烈。御史王朴几乎感觉到那红色的巨大木柱上，传出的丝丝血气。他想，是不是自己发生了错觉，怎么会在这个伟大的巨殿中出现血腥之气呢？他又张大鼻孔，努力地嗅了嗅。还是有这血腥味，甚至愈来愈浓。而朱元璋高高坐在龙椅中，他发涩的脸在浸入大殿的潮气中感到发痒。他十分不喜欢这种阴湿湿的天气。令人讨厌的梅雨。但对老天，他又无可奈何。

他扫视着殿下的群臣，似乎是在扫视着一群穿戴着花花绿绿衣服的木偶。他从胡惟庸那里大开杀戒后，已把这班仅存的大臣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吱吱唔唔不敢议政。他就是要这种效果。

朱元璋的眼睛盯着性格耿介的王朴，说：

“王朴，别人都揭发了胡惟庸的同谋，同党和有牵联的人，你是一个御史，怎么没见你揭发呢？”

王朴躬身回答：“皇上圣明，臣的确不知道有谁是胡案同伙，如果乱言，岂不是不忠不信？”

朱元璋冷笑一声：“怕不要知情不报吧？”

王朴叩头道：“臣的确不知情。”

朱元璋呵斥道：“不知情就是死罪！”

王朴抬起头，他的目光和朱元璋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朱元璋冷冰冰的，目光象一把锋利的剑。但他仍然一字一顿的说：“皇上，不知情不为罪。”

朱元璋见他顽硬不恭，气得身体往前一倾，脸色煞气森然地说：

“朕难道不知道谁有罪谁没罪？难道还有别的谁知道？”

王朴说：“皇上的《大明律》上并无此律。”

朱元璋气极了：“我今天就是要判你的罪，看你服不服？”说



完，高声叫武士把王朴提出去斩首。

王朴被拉了出去。刑场上，明晃晃的屠刀在闪烁着，武士把他拖在地上，使他一身都是泥浆。一个武士一把绾住了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下拉，露出了后脑和脖子。另一名武士举起了一把雪亮沉重的刀，用右手捏住脖子上的背骨，准备一刀砍下。

突然，从雨幕中冲出一个人，高喊：

“圣旨！刀下留人！圣旨！刀下留人！”

一脸雨水满身泥浆的王朴又被带回了奉天殿。

朱元璋倨傲地问：

“王朴，你服不服？”

王朴甩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大声回答：

“陛下，如果你不认为臣下不肖，我堂堂御史，为什么要遭受象这样的摧残和侮辱？如果我没有罪，为什么又要杀我？如果有罪，又为什么要放过我？臣今天只愿速死罢了！”

朱元璋气得一跺脚：“好吧，你去死！我成全你！”

王朴一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心里充满着悲愤。经过国史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士可杀不可侮，天下究竟还有没有公道？他放开嗓子，叫着修史的史官：

“学士刘三吾，你快记下：洪武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皇帝杀无罪的御史王朴！刘三吾，你给我记下来——”

他嘶哑的声音在街道中回荡，久久余音绕梁。

“刘三吾，你记着：洪武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

他的声音愈来愈远，而他跌跌撞撞满身泥水的身影在清寒萧瑟的雨幕中渐渐消失，再也无法寻找……

有人说士气摧残，滥杀无辜；有人说洪武盛世，路不拾遗，

米粮在仓堆积至发红靡烂，有人说雄才大略，一代伟人，有人说心胸狭小，屠父莽汉……

总之，这个激情无恒，神秘多梦、闪烁着复杂光环的一代封建帝王，在用他冷酷的铁手生杀予夺，牵动历史斑驳而生硬的引线，在演出自身悲喜剧的同时，搅动起千家万户血肉之躯构成的历史。

这历史正在撬动。

## 第一章

# 混世魔王

已是子夜，皇宫内仍是灯火辉煌，笙管齐鸣。元顺帝刚喝下一小杯番僧替他勾兑的子雄鹿血蜜酒。这子雄鹿血在皇宫中充壮阳提气之物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蜜酒奇就奇在这蜜上。据番僧讲，这是有名的天方蜜晶体，只消芝麻屑般一粒，便足可叫人身如钢筋铁骨一般坚硬，如流水回风样的柔韧；是西域诸皇宫中最受宠的宝物。

此时，顺帝已开始感到有一股清爽的晨风习习穿过亏空发虚的身子骨间，通体陡地凭添一种早已熟悉却又依然叫人惊喜的活力，仿佛突然间年轻了二十岁，正是青钢铸就的童身一般。他散了怀，从虎坐上立起来。

不好！他打了一个颤。

阿子狸在阶下看得真切，心下明白，皇上这是傀儡被充了气般如强弩之末了。

“皇上，您的感觉还好吗？”阿子狸媚声问道。

顺帝瞥一眼这个怪里怪气的番僧，心里仍涌出一股说不出的腻味，特别是阿子狸一年四季都赤露着的上身，肌肉疙瘩油亮油亮的，无论再强壮的匈奴宫女经他当众一番排演，也没法再好端端地站起来走出宫去。不过，这阿子狸毕竟给自己带来了天方蜜，更何况还有令人回肠荡气销魂摄魄的欢喜禅和秘密

戒呢。

“没啥，一下子站起来，头有点晕。”顺帝强装平静地说。

阿子狸偷偷察看顺帝的气色，见顺帝额上竟析出了一层密集  
集的汗粒。这是虚不胜补的迹象。

他小心试探道：“那……下面的功课还继续吗……”

顺帝犹豫了片刻。

“今天刚到的阿拉伯舞女和塞浦路斯王妃正等在外面……”

阿子狸故意不说完，悄悄抬眼瞟一下顺帝。

果然，顺帝两颊充血，双眼灼金。

“带她们进来，朕要与她们排演最新的一课。”

“遵命！”阿子狸单腿打拱后急速退了出去。

顺帝平伸双臂，两边的侍从早已悄然退下他的皇袍，将一  
袭宽宽松松闪闪发亮的白纱绸便袍轻笼在他身上，只在腰间系  
一根绸带。

待顺帝在皇座下的榻上躺下，双目微闭时，司仪官从左边  
跨出三步，缓扬洪音：“奏——乐——”

曼妙之声飘缈而起。

一阵红云粉雾，两列身着薄翼几可见肤的宫女翩翩而出，她  
们浑身散发出刚刚沐浴后的体香，纷至榻畔捧出纤臂，缓缓悠  
悠地托举起了闭目平躺的顺帝，在宽阔的大厅里游走一圈后又  
聚至厅中央。这时，司仪高声诵道：“禅光当顶，玉皇坐莲！”

只见宫女们倾刻间素手一扬，纤臂乱飞，身上那层薄纱早  
已飘出体外的空中如片片白云，她们身上此时只在款款婀娜的  
腰间系了一条很长很柔的飘带。

这时，清婉明丽的禅声突然变成了热烈奇放的大漠之曲。手  
鼓抨击，琵琶激越，阿子狸变成了青色裸身的斗士，手指秃剑  
状鬼影而上。他身后是一高大壮美的异域姑娘，乌黑的大眼睛

在深深的眼窝里藏着勾人的魂魄。

又一阵奇妙的西域木箫悠然吹响，一尊黑漆木雕就的裸像仿佛活了一般款步走了进来。这就是乌金一般的塞浦路斯皇妃。

忽然间，丞相脱脱的密使快马来报！

汗流浹背尘土满身的信使跌跌撞撞地被带进了大厅，他举目四望，却看不到一个穿皇袍的人。一侍臣迎住他：“喂！既是丞相信使，快出示丞相手谕。”

信使递交了丞相手谕。侍臣略一流览，脸上便掠过惊惶，扭头见顺帝正被阿拉伯舞姬用双手夹住头颅，便稍为镇静一番。

“现在丞相在哪里？”

信使没好气道：“在撕杀哩！”

“大胆！”

信使泪水盈眶：“丞相本是大败张士诚，乘胜分兵围六合，不想，冒出一个叫朱元璋的逆贼，从滁阳来救。丞相想出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分兵偷袭滁阳，却反中了那厮的奸计。现在，丞相马困人乏，逆贼又成包围之势，万望您转告皇上，快快发兵去救燃眉之急！”

侍臣听说，万不得已，前去顺帝耳旁低语几句。阿拉伯舞女和塞浦路斯皇妃被顺帝一掌掀开。

“哪个朱元璋？谁是朱元璋？”顺帝大喊。

淫乐的场面象中了风，但谁也回答不了皇上的提问。

“把朱元璋斩了！”顺帝气喘吁吁声嘶力竭地大喊。

那通报消息的侍臣面如死灰，忙朝卫士使眼色，两个卫士架住信使往外拖。

“把他斩了！”顺帝还在吼。

谁是朱元璋？

“起火啦！起火啦！……快救火呀！快救火呀！”

喊声四起，街坊邻居纷纷提着水桶涌出了家门，朝着朱家茅房奔去。这是在濠州钟离县城的一个郊外僻静的巷子中，夜色刚笼罩下来，便有人发现朱家院子上空红光熊熊，似有火焰突起。

其实，即便是真正着了火，朱家院子也并没有什么可救的，除了会自己跑出来的人而外，那只是几间聊避风雨的简陋茅屋。更何况，那所谓的“火”，其实并不存在。

众邻居奔涌至朱家院子门口时，只见红光罩在屋顶上，却并不见熊熊火焰。正吵吵嚷嚷地纳闷时，朱家主人朱世珍披衣走出院门来。

“哎哟！这是咋了？”朱世珍骇了一大跳。

“我们还要问你哩，看你屋顶吧！”朱世珍用不着仰头就已感到了红光刺目。他揉揉眼睛，发现那红光正是他和老婆陈氏的房里射出的。他抬腿便往屋里跑，并顾不得众邻居在身后喋喋不休地责问。

正等着分娩的陈氏此时全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万般痛苦地扭动着笨重的身躯。

朱世珍冲了进来，屋内依然如此，仍是一盏油灯飘摇于黑漆漆之中。

“出啥事了？”陈氏忍痛艰难地问丈夫。

世珍惊呆在那里，怔怔地与妻对视，半晌才吐出字句来：“怪了！……街坊们来救火！”

“救火？咱们起火啦？”妻亦惊诧起来。

“是咧……就在这屋里……”

陈氏莫名其妙地环顾四周，黑麻麻的只有一盏灯光，哪来的火灾？不料，这一走神，她忘了震痛，因为急着要寻到那莫

名其妙的火灾，她竟一下子撑起身子来。就在这时，她感觉到一团巨大的热浪挟着巨大的轻松的疼痛在体内陡然一沉，直滑向下身。

“哎哟！不好了……”她低吟起来。

朱世珍眼见得妻子刚撑起身子又猛地屈下去，知道定是胎儿在作怪。

“哇”的一声！

陈氏仰面瘫倒，一团血淋淋的肉疙瘩从她松开的裤裆口滚了出来。朱世珍眼睛一亮，竟发现了长长的脐带下翘着的那只小麻雀儿！

呵！他又有一个儿子了。

这时，院门外的街坊邻居也听见了屋内的婴儿哭声，更是诧异得面面相觑，只默以为今晚真的是撞着鬼了！

婴儿哭了好一阵，待朱世珍用烧红的剪刀剪断脐带时，他又惨嚎了一阵，最后终于安然睡去。

这便是建立明朝二百多年江山大业的洪武大帝朱元璋的诞生。

他诞生在传说、预兆和神话交融的氛围中，而残酷的现实却并没有按这些传说、预兆和神话所渲染的那样，兑现给他哪怕只是少许的富裕和平安。

他出生时铸就的奇异相貌并未能在日后的艰辛历程和辉煌业绩中使人们特别是女人有所好感，但他那使他母亲生产他时严重被因此而撕杀下体的大块头和好动的四肢却牢牢地奠定了他在日后以力量铸就权力和个人气质的根基。

精疲力竭的陈氏低头看着怀中的婴儿，又抬头望仍是手脚无措的丈夫。

“唉，你呀……又不是头一遭。”她叹气着笑道。

丈夫也跟着憨笑。

妻子见丈夫情绪好起来，便想说点什么，却又欲言又止。

“你想说啥？”丈夫发现了妻子的异常神色。

“我做了一个梦……”妻喃喃道。

“生孩子时……做梦？”

“不，就是外面吵闹才搅醒了我的梦。”

“你梦见啥了？”

“有个人，看不清面容，放一丸丹药在我掌中，叫我吞入口里。就在这时，外面就吵起来了……”

“哦！”朱世珍若有所思的样子。“我去弄点水来洗洗儿子吧？”

“嗯。”

他提了桶出门，去沟边汲水。蹲在沟边时，他又回头，仍见自家屋顶上有熊熊红光。这时邻人早已散去，他站起来，望定红光惊讶不已。

有人在远处喊他：“喂！世珍呀，你家究竟是咋的了？怎么这么红亮？”

他蠕动双唇却说不出话来。这时，借着红光映照，他看见沟水中漂来一块红罗，就挂在半浮的桶沿上。他连忙蹲下取起来，心想，正好给儿子缝件肚兜。

总之，而今叫作红罗港的街坊邻居们都知道朱家那最小的儿子出生时，尽是一些叫人迷惑不解的征兆。

婴儿开始揪心地涕哭。朱世珍汲水回来听到那哭声就开始心中无措。他勉强打起精神，费力地点燃灶火，开始给孩子烧洗澡水。陈氏望着他，想说什么，却又强咽下去，只把干瘦的乳头塞进小儿子的口中。这个倔强的新生儿只吮了三两下便放弃了努力，一扬脖子又惨号起来。



世珍心烦，便道：“叫他别号了！”

陈氏含泪道：“他肚子饿哩……”

世珍一下子蔫了。陈氏虽是临产的孕妇，却早是几天没吃过粮食，只胡乱咽些野菜，哪来的奶水？他站起来，愣愣地望着茅屋外夜空中稀疏的星点，凭空地打了个寒噤。

“你……你起来给孩子洗洗吧，……我去弄点吃的。”

世珍头也不回地出门去。陈氏只好挣扎着起身，抱着元璋去灶台边，手蘸着微温的水给他洗身子。洗着洗着，她只觉得力不能支，头晕眼花。她怕摔倒下去，又忙抱了儿子朝床炕头挪过去。一路上那干湿的泥地上似乎有滴滴嗒嗒的声音。她警觉起来，腾出手一摸，原来是下身滴出的血！

她似乎猛省了什么。连忙扑回炕头，扯住乳头使劲挤捏，然后便塞进哭得几乎窒息的儿子的口中。元璋止住了哭号，狠劲地疯狂地啣母亲的奶头。刚啣了无几下，又张嘴欲哭，陈氏又连忙狠挤乳房，用指甲割刺奶头。元璋吮着母亲的鲜血终于渐渐地入睡。

世珍回来时，陈氏已昏迷过去。世珍举火一看见儿子嘴角的血迹和陈氏那已被啣烂的奶头，心中一切都明白了。一个堂堂大男人竟痛得低号起来，那哭声就像绝望的狼。

他连忙把讨来的一小撮红砂糖用温水化了，扶起陈氏给她灌下肚，又喂她同样是讨来的米块和糠馍。陈氏稍稍恢复了一下体力，缓过气来。

“唉！”她醒来后长叹一口气，“以后怎么办啊！”

世珍竟一硬脖子说道：“我想过了，我们这儿子说不定会成气候，那红光就是老天的预兆哩！无论怎么熬，一定要把他拉扯活着！”

陈氏不说话，只是呆呆的发怔。已有许多人无法养活刚生